

万物生动

■刘新昌

惊蛰那天，读老树画画的微信公众号推文，“一念不起，长夜如梦。忽然惊雷，万物生动”，被深深打动。

的确，“万物生动”比“万物复苏”准确、形象、生动多了。

冬至过后，冷越来越深刻，越来越凌厉，一朝北风，将万里河山拾掇得简单干净。树木删繁就简，似大伞关落，只留下道劲躯干与寒冷对抗。动物们躲藏蛰伏，藏于百谷深处，纳于沟壑之底，呼吸不再是为了生发，而是为了收纳，它们深知藏得越深，睡得越沉，春来，时就跃得越高、飞得越远。

可万物睡去，谁能唤得醒这深藏而沉睡的生灵呢？春风吗？它太柔情，一双大手只能抚摸土地的浅表，那些深藏的穴居动物视而不见；春雨呢，太温婉，如泣如诉，如烟似雾，滋润倒是滋润，却不够力气，那些装睡的蛰类生物不愿破壳而出；只有这春雷够泼辣，一声惊吼，粗豪也罢、暗哑也罢，轰隆隆传向地面，让众生惊觉，春已至，是时候生发了。

桃树彻底醒了，抖撒着精神，边散绿叶，边开鲜花，满树桃红舒展着红形形的未来；李花白得似雪，簇拥着开上枝丫，这香气十足的“雪”啊，话的是温暖，道的是热烈；满树辛夷花，光影斑驳，花色澄明，与苍劲的树干形成鲜明的对比，它仿佛在提醒你，无论身经多

少沧桑往事，心，都应保留世事过滤后的纯粹和自然；樵木花慢慢张开粉嫩的手掌，掌心里的秘密，和天地共享了，一朵花开，一个秘密，好浪漫。

黑熊从洞穴里出来了，抓一把鲜嫩多汁的苔藓吃下，被迫吃素只为排空胃肠里的宿便，为日后“大块吃肉”做准备；蛇懒洋洋地扭动着腰肢，寻一向阳暖树，晒晒太阳充充电，为下一步“快如闪电”积蓄能量；冬日里还茸毛“炸”开的麻雀，惊蛰后，羽毛变得顺滑如绸缎，发散着明净的光泽，叽叽喳喳从一个枝头跳向另一个枝头，惹得黄鹂不得不“出手”，黄鹂一声唱，整个春天就愈加明媚了；蛾类破茧而出，焕发新生，换新装，穿新衣，好漂亮。

雷声一响，人也醒了。农民走向田野，工人走向工厂，商贾走向街头，大家兴高采烈走进生活的深处。采茶人闲不住，明前茶最珍贵，绿芽半寸长时，无论晴雨，都得一芽一芽摘下，摘了半天，刚盖住箩底，尽管辛苦，可心里却沁出喜悦，补贴家用的自豪感，是从劳作中得来的。路过一所学校，教室里书声琅琅，操场上蹦跳追赶，串串笑声，被阳光和春风沐浴得通透有质感，就连呼吸，也有了初春的明媚，伸伸手，弯弯腰，好奋斗。

生发、萌动，生产、劳动，生命、律动。万物生动，才有这缤纷的世界，才有这多彩的人生。

向上的春天

■宁朝华

清晨在教室里转悠的时候，忽然瞥见一个孩子的课桌上赫然摆着一本《汪国真诗集》，心里不免泛起些许欣慰，二十几年前自己喜欢过的诗，竟然还被今天的孩子喜欢着。这些年，我读过和写过的诗不少，却没有记住几首，而此刻，却在脑海里非常清晰地浮现了这本诗集中一定会出现的一个句子：向上的路，总是坎坷而崎岖。

对于眼前这群距离高考仅仅只有几十天的孩子而言，这句诗，无疑是对当下境遇最精确的诠释。做不完的题，考不完的试，成绩起伏不定的懊恼，老师和家长喋喋不休的唠叨，交织在一起，成为肩上卸不下来的负重，他们让向上攀爬的每一步，都变得异常艰难。

不知道这句诗，能否如二十几年前一样，给内心焦虑而疲惫的少年，带来一点点力量和抚慰。是的，生活并不需要诗，更不需要鸡汤，在每一条负重前行的路上，需要的是内心对高处无限的渴望，需要的是从骨髓里迸发出来的力量，需要的是咬着牙坚持下去。毕竟，“所有被千夫所指的困难，都是为了淘汰掉懦夫，仅此而已”。

就像这浪漫的春光之下，每一棵草木经历的宿命。园圃里灼灼盛开的那一朵，墙角下默默无闻的那一株，从枯萎沉寂到神采奕奕，无一不要在烈日酷暑和风霜雨雪中，等待和煎熬一段漫长的光阴。那些在沉睡中不愿醒来的，没有人会去注意它无声无息地消失。

有人说，每一个人一辈子吃苦的总量是恒定的，它既不会凭空消失，也不会无故产生，它只会从一个阶段转移到另一个阶段，或者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外一种形式。对此，我特别认同。

年少时，我十分羡慕那些家境相

对优渥的孩子，他们不用干着无休无止的农活，不用徒步几公里路去上学，不用内心恐惧“读不好书就回家作田”而埋头苦读……现如今，当年那些玩乐度日的孩子过得怎么样，我不得而知，但是我能非常清楚地看清自己，如果不是当年硬着头皮咽下那些苦，我今天的生，自是乏善可陈。当然，我也更清醒地认识到，因为曾经时常有过倦怠与徘徊，今天的自己，亦不过如此。

一个作家说：“每个人的生命里，都有几口吃不下的隔夜冷饭，必须得咽下去，而不是放在眼前发呆。”如果不，要么饿死，要么厚着脸皮等着一份嗟来之食。一个小有成就的朋友告诉我，一个初中同学跑到他经营的物流公司求职，让他很是难为情。那个同学向来好逸恶劳，行为不端，早些年凭着父母留下的一点家底过得潇潇洒洒，如今已是妻离子散，坐吃山空，四处碰壁之后最终找到了他。我很能理解朋友的难为情，更能看到在他的难为情当中藏着的鄙夷与不屑。

向下的路，走得很舒坦，躺平，自是惬意，但总有一天，不得不要抬起头来，仰视一张张对自己无比冷漠的面孔。

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每天把巨石推上山顶，石头再滚下来，循此往复。在外人看来，这实在是太绝望的惩罚了。加缪却说：“这块巨石上的每一个颗粒，这黑黝黝高山上的每一个矿砂，唯有对西西弗斯才形成一个世界。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，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。”

加缪的话，让我想起汪国真这首诗的最后几句：有人悲哀，有人欣喜，当我们跨越了一座高山，也就跨越了，一个真实的自己。

那就趁着春暖花开，加快脚步吧！



制图:何芬

放牛娃的春天

■屈芳芳

这是1959年三月清晨的一个场景。渣江洋湖出的河面上笼罩着一层薄雾，几只白鹭在河滩上嬉戏。秋夏田心的屈三春牵着生产队的一头牛牯往河边的江洲走去。这是一头花牛牯，是屈三春的父亲屈孝纯在渣江“赶八”买的。

记得那天花牛牯买回来时，屈三春的父亲屈孝纯对她说：“三春呀，哥哥和弟弟妹妹要读书，我要经常在外面钉船，屋里就辛苦你和你娘哒。咯是我帮生产队买的牛牯，你放得好的话，一年可以帮屋里挣两千工分。”屈三春听了父亲的话，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那时候，搞集体，生产队实行工分制。这些耕牛属于集体财产，照顾给小孩多且劳动力不足的家庭放牧，年底换算成工日，并根据放养的好坏奖优罚劣，确实放养不好的，取消放牧资格。如果放养得好的话，一头耕牛一年可以为一个家庭挣来90多元的收入，甚至更多一点。

那一年，屈三春刚好9岁。每天早上，天刚蒙蒙亮，她就牵着牛到河边的江洲去放，9点多钟回家吃早饭。上午在家里跟母亲蒋年林在生产队搞生产，下午两三点钟又牵着牛出去，一直到太阳落山。

那时候的江洲是一片开阔的小平原。河洲上除了村民种的花生、粟米、红薯、蚕豆、山豆，就是草了。到了春天，青草茂盛，江洲上弥漫着草的清香。花牛、黄牛、水牛、黑牛三三两两散落在洲上吃草，放牛的孩子则草地上做着游戏。

到了傍晚，夕阳西下，孩子们便陆陆续续牵着牛返回生产队。有一次，屈三春跟着大家牵牛回去。正往生产队方向的田坎边走，花牛牯不知道发什么疯，用牛角挑起屈三春的衣角，把她掀到水沟里，吓得屈三春尖叫。第二天早上，屈三春哭着跑到父亲屈孝纯面前说，不去放牛了。屈孝纯只好把花牛牯牵到驼背树街上去推磨，看能不能驯服它。没想到，花牛牯从驼背树推磨回来，更加野了。屈孝纯安慰女儿：“三春呀，咯牛是野了点。如果不去放，这一年的两千工分就泡汤了。平时放牛注意些，不是还有

国良他们吗？可以喊他们帮帮忙。”

屈三春是个懂事的孩子，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，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放牛。有时遇见牛又要架势斗人了，就喊本生产队的屈国良来帮忙。屈国良长得牛高马大，有力气把牛拉开。他家原本住在洲上。据说，解放前，洲上有一个金鸡园，里面有一窝金鸡，无论发多大的水，这个地方都浸不了。后来，来了一个宝庆卖罐子的，把金鸡收走了，洲上就开始涨大水。屈国良爷爷的房子被洪水冲塌了，全家人就搬到田心来住。

在江洲放牛的孩子大多是秋夏村的，河对面是渣江马头山，马头山洲上放牛的孩子大多来自秋溪村（现红旗村）桥湾冯头咀。

三月的一个黄昏，夕阳绯红，有几个渔夫划着小划子在河面上扯网捕鱼。河两边的孩子牵牛准备回生产队。秋夏村一个调皮的放牛娃叫三拐子，看见对面马头山一个扎着小马尾的女孩子也在牵牛，便拉长音，隔河唱：“一根牛绳发过河，一发发到那边河，徕几妹姬牵啰啰。”声音带腔带调。马头山那个牵牛的女孩子听了，害羞地哭起来。于是，她的伙伴们便帮她回“骂”过去。就这样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“骂”赢了的一方就在河这边捧着肚子笑，吹哨子。“骂”不赢的一方便在河那边捶胸顿足，急得脸红脖子粗。河两边的放牛娃越“骂”越起劲，一直“骂”到天乌黑才肯罢休。像这样发生口水战的事常有。

当然，到了第二天，放牛娃们又像个没事人似的，你在这边河放你的牛，他在那边河放他的牛。如果遇到牛偷跑到河对面，对方也会帮忙寻牛，还顺便叮嘱一句：“把牛绳牢牢哒，别让它到处跑。跑丢哒，生产队要找麻烦咯。”

早几天，恰逢周末，趁春光正好，我特意来到河边的江洲，一望无际的油菜花田一直延伸到渣江马头山。河水清澈，偶有一些驱车赶来的外地人在河边钓鱼，悠闲自在。春光无限，却看不见当年河洲上放牛的孩子。

春得四韵

■何衡昭

初春寒次韵韩愈《春雪》诗

初春寒切也芳华，待剪柳条萌嫩芽。
不顾阵雷梅萼放，园庭伴雨落红花。

吟新栽山茶花

春梦欲醒偏日斜，一株娇滴对东家。
寒梅已去谁吟处，不是寻常二月花。

雨中桃花泪

又逢二月醉春风，人面花堆露粉红。
未料今晨雨微降，可怜些泪染泥中。

春归

几缕朝霞半洒天，初晖染得柳如烟。
篱前蜂蝶追花吻，溪里鱼虾戏水玩。
但望疏枝香味暗，也闻桑树嫩芽鲜。
若呼南雁欲何往，却不回头归北迁。